

alance particular strategies within a regime of labour costs to remain 'competitive' and to ensure representations circulating within the local regime dominate and prioritize certain segments of the 'labour knowledge' workers – over others, thereby potentially contributing to maintaining its stability.

As a result of the complex intermingling of local influences, a regime, although characterized by an element of stability, is not a static and fixed object but rather a fluid and dynamic entity, shaped by relations and power structures which are continually reproduced or transformed by the forces of domination and resistance operating at a range of levels. Many analyses place the emphasis on the way developments in

# 工作空间：

*Spaces of Work: 全球资本主义与劳动力地理学*

Global Capitalism and Geographies of Labour

[英] 诺埃尔·卡斯特利 尼尔·M. 科 凯文·沃德 迈克尔·萨默斯 著  
刘淑红 译

# 工作空间：

*Spaces of Work:*

全球资本主义与劳动力地理学 [英] 诺埃尔·卡斯特利 尼尔·M. 科  
Global Capitalism and Geographies of Labour

凯文·沃德 迈克尔·萨默斯 著

刘淑红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工作空间:全球资本主义与劳动力地理学 / (英)

卡斯特利等著 ; 刘淑红译. —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

版社, 2015. 6

(世界城市研究精品译丛)

ISBN 978 - 7 - 5499 - 5092 - 8

I. ①工… II. ①卡… ②刘… III. ①资本主义—研  
究—世界—现代②劳动力资源—资源分布—经济地理学—  
研究—世界—现代 IV. ①D033. 3②F249.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35467 号

*Spaces of Work : Global Capitalism and Geographies of Labour*,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and Singapore, © Noel Castree, Neil Coe, Kevin Ward and Michael Samers, 2004

书 名 工作空间:全球资本主义与劳动力地理学

著 者 [英] 诺埃尔·卡斯特利 尼尔·M. 科

凯文·沃德 迈克尔·萨默斯

译 者 刘淑红

责任编辑 史玉娜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苏教网址 <http://www.1088.co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厂 址 江苏省南京市新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尧新大道 399 号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5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99 - 5092 - 8

定 价 45.00 元

网店地址 <http://jsfhjyeb.tmall.com>

新浪微博 <http://e.weibo.com/jsfhjy>

邮购电话 025 - 85406265, 85400774 短信 02585420909

盗版举报 025 - 83658579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 致 谢

本书源于一门大学本科三年级课程——“全球化、劳动力和地方性”(Globalization, labour, and locality),1995~2000年期间,三位教师诺埃尔·卡斯特利、理查德·米根和迈克尔·萨默斯(Noel Castree, Richard Meegan & Michael Samers)在利物浦大学共同执教该课程,教学过程中产生了写书的念头,并暂定书名为《全球化和劳动力地理学》(*Globalization and the Geographies of Labour*)。2000年诺埃尔去曼彻斯特大学任教时仍未改初衷,但是理查德·米根后来太忙,根本抽不出时间承担写作任务,所幸诺埃尔在曼彻斯特大学的新同事尼尔·科和凯文·沃德(Neil Coe & Kevin Ward)欣然加入写作团队。可以说本书始于利物浦,最终成于英格兰西北部的城市曼彻斯特。虽然成书后作者一栏中没有米根,但是我们四位作者还是要感谢他所提供的新颖思想以及给予我们的鼓励;评审员尤其是迪克·沃克(Dick Walker)给本书综合提纲提出建设性的宝贵意见,使其增色不少,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感谢。另外,我们的两位研究生卡蒂·梅和卡蒂·莫罗(Katie May & Katie Morrow)对草稿进行校正并向我们提出诚恳的反馈意见;已经毕业离开学校的戴维斯·萨德勒(Davis Sadler)担任了审稿人,他的意见和批评让我们受益匪浅;地理学院制图师尼克·斯卡尔(Nick Scarle)负责全书图表和数据绘制,他以精湛的技术圆满完成了任务,在这里向他们表达诚挚的谢意。

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四位作者又各司其职。诺埃尔负责写作第一章和第九章,并和尼尔共同撰写第一部分;尼尔和凯文承担第二部分写作任务,诺埃尔和迈克尔负责第三部分写作。我们四人共同对整本书负责,但倘若其中任何一章有不足之处,我们亦一起接受批评和指正。最后要感谢出版商SAGE出版公司以及编辑组成员赛斯·爱德华兹、瓦内萨·哈伍德以及戴维·梅因沃林(Seth Edwards, Vanessa Harwood & David Mainwaring),他们为这本书付出长期的漫长而艰辛的劳动。特别致谢罗伯特·罗杰克(Robert Rojek),他以极大耐心为本书做出了

贡献。

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们还得到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SAGE Publications Limited 以及汤姆森出版服务公司(Thomson Publishing Services)的帮助和许可,得以使用他们业已出版的一些书籍上的表格、数据、地图和图表,向以上出版公司表示衷心感谢。

## 缩略词表

AFGWU	美国弗林特玻璃工人联合会
AFL - CIO	美国劳工联合会-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
AFSCME	美国州、县和市雇工联盟
AHC	霍金船锚公司
AID	工业发展协会
ALGUS	莱斯特集团工会和联盟
ASEAN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集团)
BLW	巴尔的摩最低生活工资
BUILD	巴尔的摩联合与领导发展会
CBI	英国工业联合会
CEO	首席执行官
CSSA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协会
EP	欧洲议会
EWC	欧洲劳资联合委员会
FDI	外国直接投资
GATT	关税暨贸易总协定
GCC	全球商品链
GDLP	全球劳动和权力分工
GDP	国内生产总值
HDD	硬盘驱动器
HRM	人力资源管理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钢铁工人联盟
ICEM	国际化工、能源、矿业国际联盟和总工会
ICFTU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
IDL	国际劳动分工
ILA	国际码头工人协会

ILB	国际码头工人兄弟会
ILO	国际劳工组织
ITS	国际工会产业联合会
JIT	即时生产
LETS	地方交换贸易体系
LLCR	地方劳动力控制体制
MCC	蒙德拉贡公司
MDHC	默西塞德郡码头和港口公司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CL	全国消费者联盟
NIE	新工业化经济体
NIDL	新国际劳动分工
OECD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PESO	菲律宾就业服务办公室
PEZA	菲律宾经济特区署
RAC	乌鸦林镇铝业公司
R&D	管理和研究
SIGTUR	南方全球化和工会权利促进会
SME	中小型企业
SSC	停止血汗工厂运动
TCC	跨国资产阶级
TELCO	伦敦东区社区组织
TNC	跨国公司
TUC	英国劳工联合会议
UAW	美国汽车业工人联合会
UDC	城市开发公司
UNCTAD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ITE	成衣业、产业和纺织业主联合会
USWA	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

WCL	世界劳工联合会
WFTU	世界劳工组织
WITSA	世界资讯科技和服务联盟
WTO	世界贸易组织
WWW	世界劳动妇女组织

---

## 前言：劳动力的景观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起着主导作用，因此生产的逻辑依据依然是追逐利润，阶级和阶级不平等仍然存在，财富分布亦至关重要，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

——雷·赫德森（Ray Hudson），  
《生产的地方》（*Producing Places*, 2001: 2）

地球上有着 30 亿雇佣工人，而雇佣他们的商人却只有区区 5 000 万，其中像比尔·盖茨和默多克这样最富裕的商人所拥有的财产等同于好几个小国家的财产总和；相比之下，每一个为富人工作的人只拥有世界财产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更进一步说，这些雇佣工人得用他们一生大约 65%~80% 的时间劳动来赚钱以满足日常需求，他们的薪水不仅要维持自己的生活，还要养活整个家庭和社区。这些雇佣劳动者形形色色：他们年龄相异，技术级别不同，性别不同，他们或有着健全的体魄或有残疾在身，他们中既有同性恋者也有异性恋者，既有受过教育者也有文盲，既有单身者也有已婚者，既有同居者也有离异者；他们在包括农场、工业生产部门和服务行业等各类经济部门工作。这些工人遍及全球，从偏远的智利小村庄到繁华如伦敦和东京的大都市

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的报酬和工作条件因地而异，但是他们却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点：出卖自己的能力——即劳动力——以获取金钱的回报。与此同时，目前世界上有 1.6 亿求职者，这一数字几乎相当于巴西的人口总数。在这个巨大的失业后备军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到 2010 年全世界要增设大约 5 亿份新工作职位。如果不增设这些新工作，世界人口增长将会引发史无前例的全球性、国家性以及地方性失业（ILO, 2001）。最后要说的是现在成千上万人正背井离乡，在全球各地四处奔波寻找工作，这是自上世纪末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规模劳动力迁移，并且这种迁移近期依然没有减缓的趋势。

本书内容涉及大多数工作者或求职者，其读者对象是社会学专业选修现代社会劳动力课程的学位生（及其教师）。作为读者，你现在还不是劳动大军中一员，但是将来你必定也会像我们这四位作者一样加入这一队伍：学生就像老师们一样，将来也必须以为他人劳动来赚钱谋生。事实上，现代世界里大多数人要成为雇佣劳动者太“正常”了，“正常”到使人们轻易忘掉这是一个相对而言较新的准则，人们忘掉了人可以为自己工作；也可以不计报酬地为他人工作；人还可以和别人一起生产一些不用于交换金钱的东西。目前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尤其是南方，还存在非雇佣劳动形式，尽管这样的劳动形式少得可怜，跟众多雇佣劳动相比，它就像汪洋大海中一个小小的岛屿。在 21 世纪，存在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工作就是劳动者按日、按星期、按月，或者按年将自己售卖给雇主；虽然少数情况下家庭仍然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场所，但多数有偿工作在与家分离的工作场所进行。

换一个说法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特殊的资本主义世界。虽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商品和服务的方式绝对不是什么新名词，但是现在它却主导着世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大、中、小企业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赢利。因此资本主义逻辑并非社会平等、人类幸福或环境正义，这些值得赞美的东西有时只是赚钱的手段甚至结果，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它们很少能成为终极目的。在此语境下，工人本质上只是一个“生产因素”；雇主一起购买了工人的服务及其他生产“投入”，目的是能

够制造出可以运输到各地售卖给消费者的商品。在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家看来，这意味着不论雇佣劳动者多么不同，他们仍然共同构成“工人阶级”，放眼全球，现在工人阶级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他们远远超过了在世界上不同工作场所雇佣他们的“资产阶级”人数。所以大家也许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世界上如此众多的雇佣工人会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为如此少数的人工作（如纽约的女性移民服装工人和巴基斯坦的农场包身童工）？还有一些比贫穷工人幸运一点的人，他们薪酬较高，有着较好的工作条件，但是为什么他们会一夜之间失去工作？为什么一些工人不得不离乡背井，去很远的地方寻求一份只能养家糊口的工作？为什么全世界的工人不团结起来开展一次广泛的运动以改善工作条件？

这些最根本的问题关系到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劳动者的工作现状以及将来的工作前景。本书力求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让读者注意到地理或者地理学对劳动力的深刻影响。劳动者既不是生活在地球上的方方正正的平原上也不是生活在狭小的大头针顶上，正好相反，他们生活在一片既有地理差异又有地理联系的景观里。工人，即便是移民工人，总是在某一地方生活和工作。正如雷·赫德森（Ray Hudson, 2001: 122）所言：“劳动是生产因素中以地方为基础的因素。”因此如果我们要了解今天工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就一定要关注地方的重要性。同样，在当今资本主义日益成为全球现象之际，要理解某一个地方工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就必须关注跨越空间的不同地方的内在关系。在国家、国际以及全球空间的经济体中，工人以及在某一具体地方雇佣他们的企业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更多地与遥远的其他工人和企业联系在一起，一位评论者如是说，今天“当地发生的事情往往受到万里之外发生的事件的影响，反之亦然”（Giddens, 1990: 64）。由于愈发紧密的跨地方联系，世界各地工人因情况不同会形成相互竞争或合作的关系。那么在特定情况下哪种关系占主要位置呢？正如本书将要阐释的，想了解这一点，就必须理解地理尺度（geographical scale）的重要性。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将“尺

度”视作介于地方和空间之间的一个词，它会告诉我们地方（亚地方）尺度的一些事件和活动是否会与跨地方的其他事件和活动产生共鸣，这样的共鸣又是怎样产生的？某地或某些地方的工人将行动范围扩大到更高空间尺度的能力会成为某些特定企业或工人行动的源泉。比如说跨国公司就有能力在全球搜寻合适地点来置放生产设施；同样，对于追求各自目标的雇主和劳动者，将诸如工人罢工之类的行动控制在一定规模（如地方）的能力可以成为他们用于支持或反对对方的有力武器。

因此本书的重点词汇包括地方、空间和地理尺度，它们被分成三个角，使我们能够绘制出一张复杂的现代工人生活、工作和奋斗的景观图，我们将会看到一张带有根本的地理悖论和困境的拼图式景观图。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如果还以非地理学方法分析劳动力，那么就会遗漏工人日常生活基本情况的大部分东西。我们从一开始就会运用地理学来进行分析，因为我们将要讨论的地方、空间和尺度会影响工人实践活动形成，也可能影响其他社会群体和与工人命运息息相关的机构的实践活动形成，反过来，后三者也会影响地方、空间和尺度的形成。我们坚持以地理学三位一体来理解世界工人的现状和前景，是想告诉这些工人以及研究工人的学者们要用地理学想象力武装自己。

当然，以这样的方式主张、坚持“地理是重要的”在人类地理学学科中已然是一种比较克制的方式。但是过去几年，这种方法在其他如社会学、经济学和文化学学科研究领域已经引起反响，这些领域的杰出人物安东尼·吉登斯、保罗·克鲁格曼和弗雷德里克·杰姆逊（Anthony Giddens, Paul Krugman & Fredric Jameson）都欣然接受“地理转变”。相应地，本书是为跨越社会科学研究劳动力问题的学生和老师而写，换言之，它并不是一本狭义界定研究劳动力的“地理学的”和“非地理学的”方法的学术书籍。我们只是想使地理学成为了了解现代世界劳动力的必须但并非唯一的方法，或者说了解现代世界劳动力的部分方法，希望藉此可以消除这种区别。

说了这么多之后，似乎感觉这本书写得太晚了。毕竟，在我们构思

和完成这本书的短短几年里，许多关于全球相互关联情况下劳动力的书籍纷纷面世。地理学方面，杰米·佩克（Jamie Peck, 1996）的《工作场所》（*Workplace*）出版之后不久，安德鲁·赫洛德（Andrew Herod）便写了一系列的书，他编写了《组织景观》（*Organizing the Landscape*, 1998）和《劳动力地理学》（*Labor Geographies*, 2001），还和简·威尔斯（Jane Wills）合编了《空间，地方和新劳动国际性》（*Space, Place and the New Labor Internationalisms*, 2001）。除了这些完全运用地理学方法研究劳动力的书籍，还有一些比较隐晦地采用地理学方法的书籍，如《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es*），《全球现实》（*Global Realities*, Panitch & Leys, 2001），《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劳动力》（*Labor Worldwide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Munck & Waterman, 1999），《全球化和劳动反抗模式》（*Globalization and Patterns of Labour Resistance*, Waddington, 1999），《全球经济，民族国家以及劳动力管制》（*The Global Economy, National States and the Regulation of Labour*, Edwards & Elger, 1999），《全球化，社会运动和新国际主义》（*Globaliza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isms*, Waterman, 1998）以及《精益世界的工人》（*Workers in a Lean World*, Moody, 1997）。尽管有这么多关于“相互依赖世界里的劳动力”的书籍，却似乎没有一本书写到我们下面章节里想要表达的内容，这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首先，现在很多大学在课程设置上都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关于21世纪劳动力前景这一课程模块，但是已经出版的相关书籍大多限于学术研究领域，迄今还没有一本适合学位学生及其老师的教材。本书力求浓缩本学科最前沿的学术思想精华，并以一种简单易懂的方式呈现给学生和老师。书中内容并非对他人研究的评论，而是以这种研究（或者我们自己的研究）来阐释一些我们认为重要的问题。本书定位于本科四年级学生、研究生及其老师。长久以来，经济地理学、社会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类似专业的学生学到了很多有关生产、贸易和财政的知识，却几乎没有学习任何关于工人的知识。我们本学科

领域现在有一本非常优秀的著作《全球转换》（*Global Shift*, Peter Dicken, 2003），这是一本有关跨国公司（TNCs）的书籍，目前已经 是第四版了。与此同时，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的雇佣劳动者受雇于跨国公司，更不用说还有大量受雇于中小型企业（SMEs）的工人，可是却 没有任何关于这些工人的文字材料供学生阅读和学习。因此，我们希 望《工作空间》能够填补这个显而易见的空白。因为本书针对学生， 故我们有意识地避免很多教材容易出现的问题：如堆积大量参考文献， 叙述晦涩难懂的理论争论，用干巴巴的毫无感情的第三人称散文体风 格写作等。我们也精选了一些供学生进一步阅读的材料，并附上主要 问题供学生思考。另外，书末还附有术语表和相关网页列表。

其次是理论综合体问题。前文提到的关于地方和全球劳动力的书 籍倾向于孤立地看待劳动力各个不同方面的问题。佩克只是将地方劳 动力市场理论化了，却只字未提工人反抗的情况。同样，赫洛德的 《劳动力地理学》在分析劳资斗争的曲折变化方面非常精到，却忽视了 社会再生产，（工人）迁移和非工会劳动组织等方面问题。在《工作空 间：劳动力地理学》中，我们将这些理论碎片缝合起来，绘成一张综 合概念图，以帮助读者综合全面地分析劳动力问题。最后还有经验问 题。当代世界对于工人研究的一些文献中还存在明显的偏见和盲点。 其中之一就是过度关注生产，仿佛生产是全球经济中唯一也是最重要 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倾向就是只聚焦于相对富裕的西方工人，而不关 注南方或是从前共产主义集团里的工人。本书将提供不同类型的例证 和案例研究，尽量纠正这种部门间的不平衡和地理不平衡。我们在上 文已经说明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存在雇佣劳动力，因此对于研 究者而言，我们有义务和责任将这一纷繁复杂的景象呈现给大家。

说了这么多，那么《工作空间》的政治主张是什么？这里政治主 张是指我们对于雇佣工人的伦理态度/道德态度。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们觉得暗示本书对劳动力持中立的观点是不诚实的。我们四 位作者力求在这本书中运用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对 于雇佣劳动/劳动者地理学的基本原理（观点解释见附录 1），因此我

们可以和被称为“批判社会学”的运动结为联盟，并将我们自己归于政治派别的左派。正如革命家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说过的一句名言：关键不仅仅只是理解而是要改变世界。“批判”也就是否定地判断一件事情，而“批评”则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对现行世界的某些方面提出问题从而提供一些更好的解决办法。也因此，批评往往发轫于具体的“规范性立场”（Sayer, 1995）：也就是批评家们拥有的价值体系决定着他们对于当今事物的评判以及他们提出满意的未来变革的建议。对于劳动者及其家属，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作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广义地讲，可以从下面两点理解我们持有马克思主义的规范性立场。第一，雇佣劳动者创造大部分世界财富，所获取的报酬却极少，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第二，不论工作场所、种族、信条、肤色如何，我们认为所有雇佣劳动者应该得到他们应享有的权利和报酬。无论何时何地，如果工人们没有享有基本权利，我们认为就存在社会非正义。在本书中，我们将会看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劳动者在工作上经历到的各种各样不公平的事情。

然而，除了基本权利和报酬之外，对工人来说孰好孰坏的问题就更复杂了，这种复杂性应归因于地理。正如我们将要讨论的，工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工人所采取的应对措施都必然有专门的语境——即地方和空间（也就是说地理尺度）如何在特定情况下结合起来成为先决条件。它所遵循的原则就是，关于具体地方的具体工人现在的状况和将来的恰当行为，“不能得出绝对的结论”（Herod, 2000b: 1788），否则该推论就具有误导性，使人们根据普遍拥有的规范性立场对不同情况提出批评，恰如我们不能很宽泛地概括现代世界所有工人的可能命运，这样做是欠妥当的。然而上文所提到的一些作者——都是批判社会科学家——在各方面屈服于全面判断劳动力的诱惑。比如佩克在《工作场所》一书的末尾预言了跨国公司的频繁迁移使得不同地方的工人在“工作和投资”大战中相互争斗。无独有偶，蒙克和沃特曼（Munck & Waterman, 199: x）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劳动力》开篇即断言工人“毫无疑问正处于困境中”，这种以偏概全的论断完全

站不住脚。他们依据有限的证据并想当然地认为“好”与“坏”的普遍标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在本书倒数第二章，我们便要直面这一问题：如何判断工人情况的正义/非正义，我们认为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地理尺度”。判断对待工人正义与否必须取决于尺度这一概念——亚地方，地方还是超地方尺度？——以此为标准来追求“正义”。

知识渊博的读者已经注意到我们没有提及古典马克思主义思想，即雇佣劳动者需要发动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统治。虽然在第八章，我们考虑到一些关于工人组织全球性和国际性的反抗资本主义运动的案例，但是用其他体系替代全球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与失业和就业不足相联系的雇佣劳动——还是十分稀少，部分原因是工人所面临困境的程度不一样，这点我们将在第九章讨论。在情况不利于进步变革的今天，最近还有一位最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戴维·哈维（David Harvey）为“知识界的乐观主义”（2000：17）摇旗呐喊。虽然我们很赞成哈维劝告大家不要屈服于改良主义，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工人们在受制于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改善他们的处境时，其中很多人仍然拥有很大的“摇摆空间”，最大化利用“摇摆空间”是重要的地理工程。在第六、七、八三章里，我们在精确描述“摇摆空间”的不同元素的时候提出自己的观点：在全球资本主义内摇摆而不去反对它并不意味着雇佣工人已经把自己“出卖给自己的敌人”。即便马克思，这位最尖刻的资本主义批判者，也没把当今世界起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体系视为万恶不赦的东西。对于成千上万的工人来说，也许一个更公正的后资本主义的未来世界比现在这个不公正的资本主义世界会更有利一些。同时，在现存体制里找到机会进行进步改革也十分重要。对于这个世界的劳动力来说，只寄希望于一些乌托邦式的全球计划来消除资本主义会导致太多不幸和非正义（见第五章），撇开这些虚幻的梦想，现时现地我们还可以做很多事情来改变现状。

我们所说的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写一本关于劳动力的教科书就能对劳动学这一事业作出很大贡献。多年来，一些左翼社会科学家一直致

力于寻求好的方法来“联系”那些他们所研究的被排除于社会之外的边缘化弱势群体。鉴于此，我们不得不坦率地承认这本书所涉及的人中也许很少有人，也许只有一些人会阅读此书并从中学到一点东西，这一点似乎是“非左派的”，我们知道通往政治变革之路很多，但其中一些并不那么直接，既然这样，我们这条道路可以算做一条间接的通向变革之路，我们的主要读者是你们：也许将来某一天会成为雇佣劳动者甚至雇工代表的学生。如果《工作空间》具有政治性的话，那么这种政治性就是本书具有教学作用。为什么不是呢？毕竟学生是左翼学者们在有生之年想要争取的对象。如果这本书能让你停下手中的事情——努力地思考，或者换一种方式思考一下资本主义世界工人的困境，那它就体现了其应有的价值。纵使我们自己在写作过程中只是寻觅一种理解劳动力世界的方法，这样做也许可以帮助一些学生读者将来有一天去改变这个世界。

NCa, NCo, KW, MS  
曼彻斯特